

DUKU

读库

1704

新
星
出
版
社
NEW STAR PRESS

DUKU

读库

1704

主编 张立宪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库. 1704 / 张立宪主编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133-2698-8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. ①I217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28302号

读库1704

主 编: 张立宪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57268861

官方网站: 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70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11

字 数: 22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698-8

定 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读库联系调换。客服邮箱: 315@duku.cn

DUKU

读库

责任编辑
图片编辑
装帧设计
美术编辑
特约审校

雪亮
黎艾耿黄
朱马潘朱张
亮莉冰英秀国兴艳朝晖钧

目录

- 1 三和大神 杨中依
网络世界里，三和早已鼎鼎大名。
- 27 白石洲女生 吴晓雅
深圳城中村白石洲，不仅是全国各地外来务工人员落脚点，也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第一站。
- 71 “所有书的图书馆”失败了 詹姆斯·萨默斯
讽刺之处在于，许多反对这项协议的人从心底里是信任这项计划的。
- 94 海子的四首轱辘诗和处女作 姜红伟
关于海子诗歌的发现之旅。
- 115 巴斯德的故事 朱石生
他的成就如果分给六个人，这六个人全都可以成为本行翘楚。
- 191 无因的反叛 Archie M
“生亦放纵，死亦匆匆，唯留青春遗容。”
- 227 六朝佳胜说华林 贾 珺
十余个王朝或王国，所在都城最重要的皇家御苑居然都叫“华林园”。
- 294 冰与火的暗影 罗 逊
那些一笔带过的配角与散落各集的隐秘线索。

三和大神

杨中依

网络世界里，三和早已鼎鼎大名。

三和市场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景乐新村北区，凭借着低廉的生活成本，这里成为低收入人群的乐土。

在三和，上网一小时只要一块五。网吧不仅能提供最廉价的娱乐活动，也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住所。2016年11月整改之前，还有许多连网吧都住不起的失业者，睡满大街小巷。

有人听说了这些人的存在，因为好奇和无聊，便涌入三和本地的QQ群。一张衣衫褴褛的照片、一句走投无路的哀怨，无不挑动着围观者的神经。他们兴奋地传诵着这群人的事迹，并给他们取了一个充满嘲讽，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恰如其分的名称：三和大神。

这些人终日沉醉在网吧，有的是为了玩游戏，有的是为了生存。为了搞清楚他们究竟在玩些什么，我们和一些“三和大神”取得联系，听了听他们的看法。

2017年4月的一天早上十点，我站在“大家乐”网吧门口，一个阿姨迅速向我靠拢。她面无表情，眼睛盯着手里的白色iPhone 6，用并不热情的语气说：“床位十五，单间二十。”在三和人力市场，每个阿姨都向我说过同一句话。

网吧老板正在电脑上用安卓模拟器玩《开心消消乐》，旁边的音响一直发出“耶耶”的声音。墙上有一张红纸，用黑笔写着：上网1.5元，包夜8元，包天26元。这基本上是三和网吧的统一价格。

不管什么时间，三和的所有网吧都坐满了人。玩《英雄联盟》的最多，《穿越火线》其次，《天龙八部》跟《起凡三国》难分难解。没有人玩单机游戏。有两个人玩“剑网3”（也就是《剑侠情缘网络版叁》）。文华是其中一个。

文华穿着一件快变成灰色的黄色背心，寸头、拖鞋、牛仔褲。他在游戏里和别人切磋了三次，均以失败告终。文华用拳头在键盘上重重一砸，键盘像个巨型烟灰缸一样掀起一股尘埃。他在YY语音里说：“我不打了，我刚才卡了。”这句话一定程度上是事实。尽管只开最低特效，他玩的游戏也一直非常卡顿。

三和的网吧里很少有27吋以下的电脑，三和人认为屏幕越大电脑就越好。当地一个坐拥32吋大屏幕的网吧老板对我说，这里的电脑“更新速度特别快”。所有网吧的配置都符合下列清单：GTX750 Ti显卡、4GB内存、i3处理器，但这套配置现今已被主流网吧淘汰。

在这个叫“景乐新村”的小区里，所有楼房的一层都被

改造成网吧，其间只点缀着零星的小卖铺和饭馆。二到六楼是出租屋，大多是摆满上下铺的床位房，还有二十元到一百元不等的单间。

每天凌晨四点，数以千计的求职者聚拢在海信、三和两座大楼之间，等待着一天的开始。刚出摊的煎饼铺转眼间炸出十几个一块钱一个的酸菜煎饼，又在转眼间销售一空。隔壁的河南胡辣汤同时拉开了卷闸门，仅有的八个凳子永远坐着人，胡辣汤一碗接一碗地传递出去，沾着汤水的黝黑手指又将钱传递回来。他们蹲在原地，大口吸吮，有些人连勺子也没有。

几个小时后，人们一群一群地被中介带走，装车，拉向等待他们的工厂。

中午十二点。文华把头埋在七块钱的快餐里。左手旁的彩票店坐满了人，这里每天营业到晚上十点。隔壁奶茶店的小妹告诉我：“那些人在里面一坐就是一天。”很多身上只有十块钱的人会把一半左右投进去。奶茶店的小妹叫洋洋，二十一岁，广东人。我让她谈谈对这些人的感受，她心不在焉，用手指慢慢抚摸着手机屏保上的鹿晗：“没怎么接触过，但感觉他们很不上进。”

广西柳州的杜阿姨经营着快餐店右边的小超市。她说自己只是帮朋友看店，“刚来半年”。小卖铺的玻璃门上贴着黄底黑色的“当”、“押”字，暗示着还有其他副业。街对面还有两家名字里就带着“当”字的小超市，她

们最常接当的东西是“32G iPhone 6”，但没人愿意告诉我能当多少钱。

文华三十一岁，来三和五年。他从初中毕业起就跟着“村里的亲戚”在外打工。由于手头拮据、业余生活枯燥，他在工厂里学会了跟别人去网吧。文华玩过的第一款游戏是《问道》，前后玩了三年，投入一两千块钱。我问他《问道》好不好玩，他说好玩。我问好玩在哪儿？他把免费的蛋花汤一饮而尽，说：“这游戏很有味道。”

文华觉得，想要玩好《问道》，钱是次要的，主要靠智慧，“因为它是个回合制游戏，要团队搭配”。但他频繁遭遇盗号，而且每次都在“装备马上成型的时候”。我问装备成型需要多久？他说：“没钱几个月，有钱一瞬间。”

来三和的第一年，文华干过能找到的大部分工作：服务员、快递、城管、保安、工厂临时工。但第二年开始，他就只愿做日结，当日完工，当日发薪水。日结意味着没有福利保险，干了今天没明天。但三和人欢迎日结。一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：“日结一天，阔（可）以玩三天。”至少在五年前，这句话并不夸张。因为当年一张床位只要五块，上网一个小时只要八毛。

除了不稳定的短期工，富士康也在这里招募正式员工。相比其他工作，富士康工资稳定、缴纳五险一金、工作强度也不是最大。但这些并不能吸引三和人，正相反，大多数人厌恶在工厂里干活。来三和之前，文华已经在工厂里工作过三年，现在他一天工厂也不愿意进，因为“混得太久，已经

习惯了”。

也有一些人会被富士康拒绝，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证，又因为更复杂的原因没有补办。

凭借低廉的生活成本，三和吸引了大量体力劳动者。我问每一个受访者“三和大概有多少人”，得到的答案从几千到十万不等。只有一点是共识，在三和，生存着三类人：体力贩卖者、淘金者、灰色交易代理人。

由于身背巨额债务、长期不愿意工作等原因，年仅二十三岁的谭茂阳已经两年“不敢见人”了。谭茂阳身高一米七左右，体重一百八十斤。他说自己来深圳五年，体重翻了一番。二十分钟前，他用“命不久矣”这个名字在三和QQ群里呼喊：“救救我，我快死了。”他声称自己连续半个月睡在公园里，已经超过两天没吃过饭了。

有人在群里发了一个口令红包，引起小范围骚动，他的话很快就消失在屏幕里。我向七个三和群里的超过两千人发出过采访邀请，结果只有一人回复。在得知我的目的后，对方说了一句“这些人都是人渣、败类、傻逼”，之后再也没有理过我，他还是这个群的群主。

谭茂阳仍然在对着可能存在的听众说话：“三天前有人给我发了一个红包，我买了一碗泡面，到现在都没有吃过饭了！”有人骂他傻逼，更多人漠不关心。类似的求救信息在三和群里屡见不鲜，与办证、招工、贷款、“新葡京线上赌场开业啦”出现的频率一致。有人私下给他发了十元钱的红

包，谭茂阳立刻将截图发到群里，对所有人说了一声谢谢。

二十分钟后，我以聊天及“提供帮助”的名义，在一家肯德基见到了谭茂阳。当时是凌晨三点钟，他把我俩的聊天记录发到群里，“兄弟们，我得救了，北京有人看我来了”。

从外表来看，谭茂阳很难被划入无家可归者的行列。他的衣着还算得体，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但细节往往含糊带过甚至互相矛盾。当他撩起袖子挠痒痒时，我看到覆盖在皮肤上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，他说那是跳蚤咬的。

谭茂阳说自己“对游戏的理解挺深”。他说他曾于2014年获得过《英雄联盟》深圳城市大赛亚军，并因此被战队经理挖掘，“当时一天能接到四五通电话，都是战队经理打的”，但谭茂阳没有接受。因为觉得和对方“没有交情”，“怕被骗”。

他把此事告诉了游戏里的好友、职业电竞选手夕阳。夕阳劝他别放弃机会，他听从了对方的建议，前往上海参加OMG举办的青训营（电子竞技战队培养职业选手的训练基地）。“夕阳当时就是青训营的队长。”谭茂阳激动起来，挥舞双手，汉堡里的沙拉酱滴在了衣服上。

但他只待了一个月，因为“教练管得太细了，我玩得不自在”。他感觉总被条条框框限制，这让他很不舒服。半个月后，他找领队谈了自己的想法，决定再待半个月就离开，“如果不是有夕阳的面子，我当时就走人了”。一个月后，谭茂阳带着一千五百块工资，从上海回到了深圳。

下午一点，距这里四个网吧外的双丰面馆迎来客流高峰。在网吧里刚睡醒的人们来到这家只有十个座位的面馆。说是座位，实际上是十个塑料桶。这里提供三种面条，但所有人只吃一种连名字都没有的“老板来碗面”。面里视运气会出现一到两根肉丝，不超过五片蔬菜叶，一碗清水汤，三把挂面。但它凭借五年来坚持四元的售价享誉三和，被当地人称为“挂逼面”。

“挂逼”是三和当地的形容词，指的是身无分文、走投无路的人。当地人使用这个词的频率极高，用法灵活多样，与“屌丝”遥相呼应。

很多人告诉我，两年前，在景乐南北区的每一条小巷里，一到晚上就睡满了“挂逼”。每天早上四点，中介们走街串巷，拿着喇叭招揽网吧里上网的人。少数人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留下一到三天的生活垃圾。大多数人漠不关心，他们戴着耳机，眼睛被光彩夺目的屏幕深深吸引。

文华经历过那段时间。他告诉我，当时有很多网吧老板在门口放几张台球桌，白天有人打台球，到了晚上，每张桌上至少睡七八个人。九九便利店的收银员小唐证实了他的说法。小唐今年二十二岁，才上班两个月就被“震住了”，因为他每晚离开的时候，都有人在便利店门口睡觉。

但现在，文华口中的“盛况”已经不复存在。每一个受访者都谈到了那场“大清洗”。2016年11月，龙华办事处、龙城派出所、维稳办联合执法，对景乐新村进行过一次整改。黑中介被取缔一空，治安也有了明显改善。不管是住

宿还是上网，身份证也明显查得严了。与之对应的是，现在三和市场上随处可见正在巡逻的协警，根据当地人的说法，还有不少便衣巡警。

整改让三和人数发生了肉眼可见的骤减。文华也非常纳闷，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问我：“你说那些睡大街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”与他们一并消失的还有大量站街女。在三和的QQ群里，每天都有人询问：“兄弟憋得难受，谁告诉我现在哪儿有小姐啊？”黑中介消失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：虽然人变少了，工作却更难找。

收银员小唐戴着眼镜，一会儿看看我的名片，一会儿又看看我。在我们交谈的二十分钟里，他至少问了三次“你真是从北京来的”？谈到这些人，小唐露出明显的不屑：“你说都有手有脚的，干什么不好，一天到晚打游戏。”他和“三和人”唯一的接触就是卖东西给他们。四块五一包的红双喜香烟，两块钱二升的清蓝矿泉水最受欢迎。后者在本地极受追捧，被人们简称为“大水”。

这家便利店坐落于将景乐新村切割成南北两块的三联路上，沿街现代化商铺应有尽有。在三联路的另一面，每家店铺的背后，隐藏着不计其数的出租屋与整整一小区的网吧。不论是开车还是步行，过路人很难看出端倪。

尽管从任何网吧走到这条街上都不超过五分钟，文华仍然没在这儿吃过一次饭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，递给快餐店老板。我问他身上还有多少钱，他摸着找零：“就剩下这么多了。”隔壁奶茶店最便宜的茗香绿茶奶盖卖二十一元。



如果仔细看这张照片，你会从左侧的窗户发现，里面的人正戴着耳机上网。这就是三和黑网吧的环境。



绝大部分网吧其实没有名字，就挂着“网络出租屋”的招牌。



小商店同时兼营当铺。



“日结一天阔以玩三天”这句话在网络上成了三和的“名片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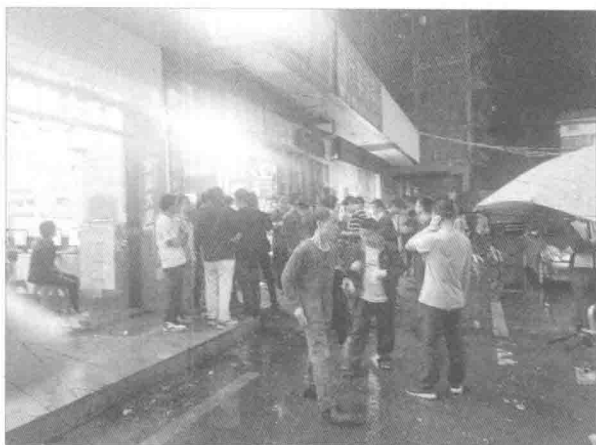
双丰面馆因五年来坚持每碗四元的售价而享誉三和。



“挂逼”三件套：大水、挂逼面、红双喜散烟。



三和市场一角。



时间已经接近晚上十二点了，彩票店门口还是人声鼎沸。